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二

列傳百五十二

方伎

崔善爲

薛頤

甄權

弟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宏禮

袁天綱

子客師從新書增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真

張文仲

尙獻甫

裴知古

孟詵

嚴善思

杜生

從新書增

金梁鳳

張果

邢和璞
孫饒生

夜光
羅思遠

皆從新書
增

葉法善

姜撫

從新書
增

僧元奘

僧神秀

慧能
義福

普寂

僧一行

桑道茂

夫術數占相之法出於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
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懸知災異之來運策
揲著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魯史載彼周官其弊者
肆業非精順非行偽而庸人不修德義妄冀遭逢如魏
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座劉歆聞

誠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元明之犯宮禁皆
因占候輔此姦兇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
袁天綱前知武后忍匪格言而李淳風刪方伎書備言
其要舊本錄崔善爲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

方伎等並附此篇

新書序曰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
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

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
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
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監
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
於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
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祖顒後魏貞外散騎侍郎父權
會齊丞相府叅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算麻明達時

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爲領丁匠伍百人右僕射揚素爲總監巡至善爲之所索簿點人善爲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爲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隋政傾頽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戶叅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髀上全無頂骨前別有頭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

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
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傅仁均所撰戊寅元厯議
者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
善爲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
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徒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內之地
是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
則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
卿名爲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
尚書諡曰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
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
免如房元齡褚遂良者衆矣

薛願滑州人也大業中爲道士解天文律厯尤曉雜占
煬帝引入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願嘗密
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
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
彗星見願因言考諸元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
其事於是乃止願後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
於九嶷山拜願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敕於觀中建
一清臺候元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
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

旨趣隋開皇初爲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
庫狄欽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
弓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卽射權
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

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
太宗令立言視之旣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
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
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

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
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
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亦
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
於代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叅軍時
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沈而噤胤宗曰
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卽差乃
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

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尙藥奉御武德初
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傳染
諸醫無能療者肩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
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肩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
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
是別脉脉旣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
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旣純病卽立愈今人不
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
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
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

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旣不可
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
九十新書餘卒

乙弗宏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已宏禮
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
得煬帝卽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宏禮統
攝帝見海內漸亂元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宏禮曰卿
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
當何如宏禮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
當死宏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

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宏禮曰君奴也欲何所問咸曰何以知之宏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宏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爲方嶽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

新書

鹽官

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

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

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
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
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
攜接初爲武職復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
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
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
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州淹等至益
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
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
被召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卽當得三品要職

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
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
校吏部尙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
史大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
軌客遊德陽嘗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
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
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
往時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
軍恐多殺人願深自誠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
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

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
授益州都督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
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
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
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
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
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
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
窺測後當爲天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
九成宮

帝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

時中書舍人岑文

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曰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

矣以火果至是月而卒

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於奩令術家射皆曰

鼠容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

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

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

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

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

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

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

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

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
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
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
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
前有病梨樹照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
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
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
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儔
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
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

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

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
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道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
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
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
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
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
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
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
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
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
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
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

事畢矣 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

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叅

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

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

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觀東臺

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佺儼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

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

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

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

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

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
元年卒遺令薄塋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
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
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
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
州刺史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
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封嶽舉授黃安
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
愈高宗聞其名召與語悅之擢授冀王府文學

試爲窟
室使宮

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為我止之崇儼書桃木
 為二符割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
 雪崇儼坐頃取以進白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
 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緩氏老人園中帝召老
 人問故曰埋一瓜儀鳳二年累遷正諫大夫特令人閣
 失之土中得百錢
 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
 加允納潤州栖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
 特為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四年為盜所殺時語
 以為崇儼密與天后為厭勝之法又私奏章懷太子不
 堪承繼大位太子密知之潛使人害之好事者為言崇儼役鬼勞苦為
 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命御史中丞崔謐等雜治誣服者甚眾及太子廢死狀乃明優制贈
 侍中諡曰莊仍拜其子珪為祕書郎珪開元中仕至懷

州刺史

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卽又不合中年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與之告別自云當死俄而有敕許令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新書名賢各齋

絹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
暫解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
向海東効力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
爲僕射思賢尙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
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
相繼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魏元忠尙少往見憬藏問之久
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
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
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
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誰又曰目有四白五
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没人掖廷裴光庭當國憬
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旣台司矣尙何事後
三日貶台
州刺史 憬藏相之妙皆此類竟不仕以壽終

李嗣真

字承

滑州匡城人也

趙州柏

父彥棕趙州長史

嗣真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算之術弱冠明經舉補

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修撰奏嗣

真宏文館參預其事嗣真與同時學士劉獻臣徐昭俱

稱少俊館中號爲三少

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

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

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

頭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既恃寵驕盈嗣真知其

必敗謂所親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

乃求出補義烏令無何敏之敗修撰官皆連坐流放嗣

真獨不預焉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

居春宮嗣真嘗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巢輔儼曰此

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槩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

嗣真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異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居數日太

子廢為庶人槩等以其事聞奏高宗大奇之徵拜司禮

丞仍掌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

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譏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

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闕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

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日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

遂和嘗引工展器於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叅軍闕元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為贊祕書郎殷仲容

書時以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為二

為龍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

嗣真上書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觔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疏陛下君臣後謀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特迴

天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疏奏不納

出爲

潞州刺史尋被俊臣所陷配流嶺南州藤萬歲通天年徵還至

桂陽自筮死日預託桂陽官屬備凶器依期暴卒則天

深加憫愍敕州縣遞靈輿還鄉贈濟州刺史

諡曰神龍

初又贈御史大夫

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

安神龍初贈撰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

品各一卷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廷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卽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卽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盱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

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腳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卽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尙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尙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爲道士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不隸祕書省以獻甫爲

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宮集
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
今熒惑犯五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剋金是臣將死
之徵則天曰朕爲卿禳之遠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
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
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依舊隸祕書監
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中爲太樂丞神
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預其事謂萬年令元
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
月中宗卽位復改國爲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

知其夫妻終始

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

之皆後卒於太樂令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
奸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敕賜金謂禕之
曰此藥金也若火燒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
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
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
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
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
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卽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

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
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誥有古人之風
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誥所居官好勾剝
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
必効方各三卷

嚴善思

名讓以字行

同州朝邑人也

父延與河東裴元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

該曉圖識

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麻數及卜相之術

褚遂良上

官儀等奇其能

初應訥聲幽藪科舉擢第

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則

天時爲監察御史權右拾遺內供奉數上表陳時政得

失多見納用

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入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四司刑寺罷

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

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

稍遷太史令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

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

聖厯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

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

長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

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

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也神龍初遷給事中則天崩

將合葬乾陵善思奏議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

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

欲開乾陵合葬卽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

又聞乾陵元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

中今若開陵必須鑄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尙幽元今乃
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元宮卽
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修築乾
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總萬機二十餘年
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
著在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安豈可復
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
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
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
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肩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妥後嗣亦

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
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旣得從葬之儀又
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前修故
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
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
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
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
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
享天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不納

神龍中武
后喪公除

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
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

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
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
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

景龍中遷禮部侍郎

表皇后擅政爲社稷

請如太常奏帝從之

憂出爲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嘗謂姚元之曰相王

必登帝位

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

及踐祚

元之以事聞奏由是召拜右散騎常侍唐隆元年鄭愔

謀冊譙王重福爲帝

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

乃草僞制除

善思爲禮部尙書知吏部選事及譙王下獄景雲元年

大理寺奏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合從極法給事中韓

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惟輕有國恒典嚴

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侍寵宮掖謀危社稷善思

比時乃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
極雖交遊重福謀陷韋氏敕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
節寧卽奔命一面疏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
唯刑是恤理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
慎獄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

吏部尙書宋璟戶部
郎中李邕薄其罪

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剝奏懇直睿宗納其奏
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

七年卒初善思爲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

陷當死善思愍其老密表奏請允濟乃得免誅

戶部尙
書王立

本見之曰祁奚之
救叔向嚴公有之善思後見允濟竟不自言其事韓思

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謝時人稱其長者善
思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寶應中授太常員外卿始善
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廣德二年
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趙郡司馬宙長向十歲向卒
時宙並無恙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
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
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
藁代之乃往折藁見亡奴伏其下獲之他日又有亡奴
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鶴使者可市其一必得

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眾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位當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諸瘡痂補他肉無益也說子

皆汙賊死斥云

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元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爲祠部郎中知河西畱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元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卽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爲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詰曰事驗也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卽

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
志之既潼關失守元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
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冕
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
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怖卽得諲後至驛責讓驛
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
中諲面諲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
諲自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
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
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三
舍人卽入相一年內事謂允曰公好卽是吏部郎中及
剋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
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佯聾
以自晦冕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劔南節度使
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乃病卒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
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
經元解盡其元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
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
狀奏聞元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

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
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元
宗初卽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
而疑之

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六七十有邢和

璞者善算人而知壽夭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懵然莫知
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元宗召果與之密坐令
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元
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
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
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燹且鰲命左右取鐵如

意擊齒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漸
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元宗方信之元宗好神
仙而欲果尙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
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
相顧未曉其言卽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
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詔
形集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外者
賢院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
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
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元先生其年請入

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

給扶侍二人

便放歸山乃入恒山

不知所之

未幾卒或言尸解

元宗爲造棲霞觀於隱所在蒲吾

縣後改爲平山縣

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僊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辨賜

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頽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甌生者以伎間能使石自鬪草爲人騎馳走揚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幘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有

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

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

因畱在內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真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効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卽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

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爲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死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元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闥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冷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宣宏益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畱曾莫愍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於懷宜申禮

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

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

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

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

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

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奩

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撫又言終南

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

衛將軍甘守誠能名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

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叅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仍敕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

唐書三十三
三十三
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
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敕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
眾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
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
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
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宏文館學士
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
人眾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逐靜翻譯乃敕移於宜君
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
送葬者數萬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宏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宏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宏忍宏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宏忍與道

信並住山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神秀旣師事宏
忍宏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
先汝者宏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
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
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
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卽位尤加敬異中書
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
尺龐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
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宏忍卒後慧能住韶
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

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
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
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
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
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諡曰
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
士盧鴻一皆爲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普寂義福並爲
時人所重

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遍尋高僧以學經
律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二
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
因薦普寂乃度爲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
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眾開
元十三年敕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
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
之二十七年終於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
會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河
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袞麻列於門徒之次士庶傾城
哭送閭里爲之空焉

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

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後隸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途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爲製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郟國公公謹之孫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麻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

一行詣崇借揚雄太元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尙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遠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元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蹟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卽位敕東都畱守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後步往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開元五年元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齋敕書就荊州強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

太殿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隱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
主故事一行以爲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
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遽追
敕不行但依常禮其諫諍皆此類也一行尤明著述撰
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
甲經釋氏系錄各一卷時麟德麻經推步漸疏敕一行
考前代諸家麻法改撰新麻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
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
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故撰開元大衍麻

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諡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太素換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爲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爲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疋以蒔塔前松柏焉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卽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當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

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卻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厯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又有黃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卽爲之圖張說深信重之

桑道茂者

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

節度兵皆敗

大厯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

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爲制度德宗不之省

建中初上

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眾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及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

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李晟爲右金

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署其右曰爲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曰磨曰他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剪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千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強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

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贊曰術數之精事必前知粲如垂象變告無疑怪誕之夫誣罔著龜致彼庸妄幸時艱危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三

列傳五十三

隱逸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一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慎

徐仁紀

孫處元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秦系 從新書增

張志和 從新書增

孔述睿 子敏行

陽城 何蕃從新書增

陸羽 從新書增

崔覲

陸龜蒙 從新書增

前代賁卬圍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故
蒙叟矯讓王之篇元晏立高人之傳箕頰之迹粲然可
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盜泉本非
絕俗甚可嘉也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
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卽有身在江湖之
上心遊魏闕之下託薜蘿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退無

肥遁之貞進乏濟時之具山移見謂海鳥興譏無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遊巖德義之徒所高者獨行盧鴻一承禎之比所重者逃名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舊說以備雜篇

新書序曰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惻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未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舍故逃耶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貴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

在位衆多其通哉不出者纒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
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於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
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
少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嘉慕者類於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

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知績
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

冠昏不與也

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

廉潔舉

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

酒嗜不

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

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

有田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

無妻子結廬北渚凡

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重其貞素願與相近

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

乃

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

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

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

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

志詞多不載績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

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

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

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

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

日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

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

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

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
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
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
善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
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
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績之仕以醉
失職鄉人靳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
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
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

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日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鬣鳳臆騾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頭貉膝踉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貞觀十八

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有文集

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

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

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

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自蜀歷荆楚愛

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

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旣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於嵩山遊巖舊宅先居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與裴炎交

結特放還山

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廛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尙虛元業履貞確謙冲章於里閭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聞強識閱禮敦詩繕性卽園甘心畝畝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寤寐星雲物色林壑順禎期而捐薜帶應休運而解荷

裳粵自海隅來遊魏闕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
風操可嘉啟沃攸佇特宜優弊委以諫曹可朝散大夫
後周興伏誅德義坐爲所薦免官以朝散大夫放歸邛
壑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父知敬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
書知名友貞弱冠時

爲司經局正字

母病篤醫言唯啖人肉乃

差友貞獨念無可求治乃割股肉以貽親母病尋差則
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
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
絕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真君子也長安年歷

任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
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
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尙顏閔之道用能勸
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
於事親信表於行已富有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政累
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塵外棲情物
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薰修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
固在辭榮累陳情懇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服惟悅禪味
靡求於珍饌朕方崇弊廉退懲抑澆淨雖思廊廟之賢
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員

外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元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九十開元四年卒時下

制曰貴德尊賢飾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厚風俗也王友貞稟氣元精遊心大朴孝惟不匱獨貫於神明道則難名高謝於人代言念錫類方期鎮俗遠爾凋殂良深愍悼生無大位雖隔外臣之儀歿有餘榮宜贈上卿之服可贈銀青光祿大夫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弔祭盧鴻一新書名鴻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幣禮再徵不至五年

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元風久替淳化未昇
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鉤深詣
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
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
領於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
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
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敕
齋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
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
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

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
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
下特宜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
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
侯有所不友遜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
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
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
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宏政理而矯然不羣
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
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

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碩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收傭以供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來山中與道士劉元博爲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以終身行之矣及元宗東巡敕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中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幕塵獨往林壑朕爲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尙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一百疋尋壽終自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皆潔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元皆退身辭職爲時所稱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
赴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
鄉人止之曰當夏溽暑豈可徒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
曰尺書無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
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謂
解令孔愼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閭
禮賢故也愼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大經
遂於易人嘗預筮死日鑿墓自爲誌文果如筮而終
謂之易聖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厯然性恭愼口未嘗言人之
過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

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沖爲洛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汗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沖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於家在鄉請半祿元愷謂之曰無功受祿災也元愷年八十餘壽終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爲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

以疾辭因請爲僧則天初甚怪之守慎陳情辭理甚當則天欣然從之賜號往成識鑒高雅爲時賢所重以壽終

徐仁紀者聖厯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書疏而已餘無所蓄

孫處元長安中徵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元遺彥範書

論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
時人號爲梁邛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
元十七年刑部尙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
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无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
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爲學官乃徵赴京師
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
書郎白履忠學優緗簡道賁邛園探頤以見其微隱居
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元冕非
貴凡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

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
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
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
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
空竟不露斗米正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
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
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
卧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元精辯論一卷註老
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遠知瑯琊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

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敕都城起玉清元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不從高祖之龍

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敕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栖志虛元吐故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

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
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薛願等往詣令宣朕意
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
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翼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

遺命子紹業曰爾年

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調露二

年追贈遠知大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元先生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

貝州宗城人

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

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

符籙授之師正清淨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敕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嶺山別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令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諡曰體元先生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
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
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
雨之術俄而霽明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
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
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
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唯有空皮而背
上開折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
悅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温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

裔元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錄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讚美之及將還敕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尙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

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卽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開元九年元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元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元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

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元宗從其言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元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復加以錫賚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於天而師容色如生元宗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

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元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於懷宜贈徽章用光丹錄可銀青光祿大夫號真一先生仍爲親製碑文

吳筠

字貞節華州華陰人

曾中之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

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

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

乃入

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

京師元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元宗深重之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紀綱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竟終於

越中

弟子私謚曰宗元先生

文集二十卷其元綱三篇神仙可學

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繇是爲羣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爲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焉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

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
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
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
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
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
人思之爲立於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
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
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
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

赦還以親旣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櫬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遊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遊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興四

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辨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

陰山人也

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

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誦我云何對曰曾大吹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碎頌樓下

祖昌寓

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膳部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鹽書褒美

郎中祖舜

新書名祖舜字奉先

監察御史

以累下除成武

父齊參

寶鼎令述睿少與兄克符

新書
克符

弟克讓皆事親以孝聞

既孤俱隱於嵩山述睿好學不倦大厯中轉運使劉晏累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加恩命暫至朝廷謝恩旬日卽辭疾卻歸舊隱德宗踐祚以諫議大夫銀章朱綬命河南尹趙惠伯齋詔書元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述睿既至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厩馬兼爲皇太子侍讀旬日後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摯匡時之道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邱園屢辭命秩朕以峒山問道

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啓
乃心述睿旣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兼右
庶子再加史館修撰述睿精於地理在館乃重修地理
誌時稱詳究而又性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
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峘亦充修撰
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
與爭時人稱爲長者貞元四年命齋詔并御饌衣服數
百襲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歿將士骸骨以述睿性精懇
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德
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

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方獲允許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放還鄉里仍賜帛五十疋衣一襲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

敏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呂元膺廉問岳鄂辟爲賓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爲東都留守移鎮河中敏行皆從之十四年入爲右拾遺遷左補闕長慶中爲起居郎改左司員外郎歷司勳郎中充集賢殿學士遷吏部郎中俄拜諫議大夫上疏論興元監軍楊叔元陰激募卒爲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

發其事敏行上表極諍之故叔元得罪時論稱美敏行

名臣之子少而修潔爲人所稱及游宦與當時豪俊爲

友雖名華爲一時冠而貞規雅操與父遠矣大和九年

正月卒年四新書十九贈尙書工部侍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也代爲宦族家貧不能

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

六年乃無所不通及進士第旣而隱於中條山與弟塔城常

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博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同

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

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間里相訟者不詣官

府詣城請決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

糧遣奴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

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迹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楛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城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倣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從我學乎倣泣謝卽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專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驚

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

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

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之朝詔以

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效強

泌爲宰相薦爲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齋束帛

詣夏縣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

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詔賜帛五十疋尋遷諫議大夫
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
名利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
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
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韓愈

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

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

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
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卧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
不能聽客語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約其二弟云吾所得
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

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蓄

積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佳可愛城輒

喜舉而授之有陳某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

帛之美月有獲焉時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

得以因緣用事於是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尋以姦佞

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張滂李充等咸遭枉黜

無敢救者城間曰吾諫官不可城乃伏闕上疏與拾遺

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累日不止聞者德宗

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罪時順宗在東宮爲城獨開

解之城賴之獲免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

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城旣至國學乃召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城歸養者二十餘人

有三年不

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有薛約者

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蔕臺吏以蹤跡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酒訣別

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

太學生

何蕃

王魯卿季儻

李儻

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

宗柳

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

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

生愛慕陽公德懇相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

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

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瀆導訓所致乎意

公有傳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

依託門下飛文陳思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

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

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

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

阻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

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非獨爲已也於國甚宜

既行皆泣

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

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

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

道上人共食之

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竟以其男

號爲矮奴城下車禁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昨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

泣荷

以陽名子

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鞠之吏有幸於

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爲功城立柱殺之賦稅

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

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

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

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

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

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

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

子行中道而自逸順宗卽位詔徵之而城已卒年七十

侍常士君子惜之是歲四月賜其家錢二百貫文新書

萬百字誤仍令所在州縣給遞以喪歸葬焉蕃和州人

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

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

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

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
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
償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

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嘯喘若成誦狀師拘之令雍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曰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悅陋口吃而辨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

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

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崔覲梁州城固人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畧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爲鄰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
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
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
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
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
不少輟也文成竄藁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
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
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
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若下雨潦則與江通
故常苦饑身畚鍤棘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儼

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
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
慧山泉三虎卽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
初病酒再葺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
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
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
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
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
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
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

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
云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真風漸鮮結廬泉
石投絨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逍遙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三